

谈谈《聊斋文集》稿本及其佚篇

骆 伟

山东省图书馆珍藏的《聊斋文集》，是目前国内仅存几种蒲松龄的手稿之一。该集主要收录蒲氏撰写的祭文、挽联之类文辞，曾为路大荒先生辑入《蒲松龄集》，一九六二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笔者承工作之便，有幸详阅全稿，领略其“简洁隽永、翩翩逸致”之笔。然而，在细读之下，发现内有部分祭文和挽联，未经披露，加之又有王统照等当代名人的题跋，深感该书是研究蒲松龄文学艺术成就不可缺少的部分，同时也是研究淄川地区文人的珍贵资料。兹略作介绍，以公诸同好。

蒲松龄是我国清代著名的文学家，除撰有脍炙人口的《聊斋志异》外，还著有诗、文、词、曲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在《聊斋文集》中，尤以引、疏、序、书启、婚启和拟表为最多，虽骈、散文各体俱备，然而多是应酬之作，并非精心结撰的文字。蒲氏自己也曾说：“吾邑名公巨手，……远迹以文事相烦者，仍不少也。……寒暑呻吟，极不可耐！以故凡有所作，集而成册，敢曰持此以问世哉？置诸案头，作应付之粉本耳”（见《聊斋文集》自序）。尽管如此，由于蒲松龄才华出众，偶尔点缀，即是寻常之作，也受到时人和后人的称赞。清初文学家王士禛，对聊斋文评价较高，认为他“不斤斤宗法震川，而古折奥峭，又非拟王、李而得之，卓乎成家，其可传于后无疑也”。蒲松龄的挚友济南朱绅，对其更是推崇备至：“今披读先生文，苍润特出，秀拔天下，而又不费支撑，天然夷旷，固已大矣；及细按之，则又精细透削，呈岚耸翠，非复人间有”（见《蒲松龄集》附录）。

在当时的社会里，凡属中上层阶级的人物，无论婚娶、死

葬，都需要一种词藻华丽、娓娓动听的婚书、祭文之类的东西来点缀，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尊严。这就需要一位文人代写富丽而典雅的文章。这是当时的一种时尚。蒲松龄曾做过宝应知县孙惠的幕宾，后来又在同里西铺毕际有家当塾师。毕氏是明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儿子，曾仕江南通州知州，家财富有，宅舍宏丽，又好广交四方名士。蒲松龄在他家设馆达三十年之久，自然免不了应名公巨绅之请。所以，在他撰写的祭文中，大多是代人捉刀，也就是他自己说的：“无端而代人歌哭，胡然而自为笑啼”。

该集撰写的时间，约起于康熙十一年，即他从江南辞别孙惠归里以后。集中第二篇文为《祭王西樵》（《蒲松龄集》题为《祭新城王西樵先生》）。按王西樵即王士禄，字子底，号西樵，山东新城人，王士禛兄，卒于康熙十二年，蒲松龄曾撰文祭之。集中最晚的撰写时间，如从《毕韦仲祭王司寇》一文分析，当在康熙五十年以后，因为王士禛病卒于辛卯，蒲松龄曾赋诗四首而挽之，并代名绅毕盛巨（字韦仲，贡生，毕际有仲子）作祭王司寇文。此时蒲氏已达七十二岁高龄，过了四年，他就辞世了。

《聊斋文集》稿本，共一册四十六页，每半页十行二十七、八字不等，原文全用行书撰书写。蒲氏书艺高深，写来字迹娟秀，潇洒奔放，而且古拙多姿，别具一格。文中很少有改动的地方，当是他晚年经过修订后而誊清的稿本。此稿本传至蒲氏后裔五世孙时还有记载：“敬读柳泉公行略，见上载《聊斋文集》，共计四百余篇。……诸体皆备，及细为查阅，而志传绝不多见，岂所作者本少与？抑后来之散佚乃尔也？今所存者只有贺序一册、序疏碑文一册、婚启一册、祭文一册，皆先曾祖所手订”（见蒲庭樵《聊斋文集》志）。此稿即上文所说的“祭文一册”。后来由于战乱，历尽沧桑，幸未损毁，至民国初年，才辗转归入路大荒先生手里。路先生一生从事聊斋文稿的蒐集和研究工作，对获得蒲氏手稿，自然倍加珍惜，妥为保存。据说从前曾有一位日本古董商人，得知先生藏有聊斋文稿，几番托人愿出重价收买，都被先

生拒绝，使我齐鲁珍贵文献，不致沦落海外。解放前后，路先生曾多次出示手稿，邀请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版本学家题诗绘画。他还据此祭文的大部分，收入其所编辑的《蒲松龄集》内。一九六三年，先生把这珍爱之物，捐献给他工作之所——山东省图书馆。

该书套签“聊斋文集手稿”，为张元济先生楷书所题，封签“聊斋文集手稿”，是王献唐先生篆写。书的首页有“聊斋著书图”一幅，乃是近代国画家溥儒先生所绘。以下是几位学者题诗。

王献唐先生题诗：

蕴露歌残手自书，柳泉妙笔似黄初。
年来度入词文馆，珍重人天万劫馀。

王统照先生题诗：

攄思托笔借园亭，孤愤能舒鬼狐型。
故非妄言听须正，西风凄响夜枫青。
疎宕为文字似之，不须衫履自然姿。
人间尚有聊斋稿，合证先生绝妙词。

崔介同志题诗：

无端歌哭自笑之，天衣绚烂不见丝。
书法尽洗台阁意，字内先睹为快时。

《聊斋文集》稿共收祭文四十二篇、挽联十馀首，从原稿可以清楚看出，那些是蒲氏本人用的，那些是代人执笔写的。路大荒先生在编辑《蒲松龄集》时，曾将祭文中的部分篇名作了修改，如《聊斋文集》稿第一篇名为“祭李野臣”，路先生改题“代毕刺史祭李侍御野臣文”，想必是路先生经过考证以后才加以修改的。另外，中华书局出版的《蒲松龄集》祭文部分，如与原稿校对，就可发现俗字、错字比较多，是笔误还是校对不严，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更值得提出的是：原稿四十二篇祭文和十余首挽联，收入《蒲松龄集》的，仅有祭文三十五篇，尚有《公祭西河王粹中先生》等祭文七篇与挽联十余首，未被辑录。但据蒲氏手迹和文笔考证，这部分遗篇，肯定是其作品无疑。现把它从原稿中辑佚出来，加以标点，供研究工作者参考。

辑者一九八一年六月

蒲松龄《聊斋文集》佚稿

公祭赵晋石夫人

子荆伤逝，闻者陨涕，安仁悼亡，同人俱泪。岂为生者，哀此淑慧，悲从中来，谁知其自。缅彼贤媛，夹谷钟气，荣耀凤彰，徽华早异。及笄之年，聘于伯鸾，四德咸备，五可无惭。蹇遭不造，姑舅早捐，啣芦乳雁，栖露双鸳。冷沙偎热，枯草号寒，夫孤妇幼，危情自酸。外忧内惧，殓心自怜，当此极际，耑赖君贤。牵萝补屋，执筐养蚕，机床才下，便问农阡。僮年无恙，税限不愆，夫子优游，静掩花关。微君之故，胡为能然。提甕之人，出汲而还，椎髻之妇，操作而前。方之大德，辉映后先。且也嬴博既葬，嗣续维艰。心存昭穆，忧心内煎；纳姬助粉，买媵倾奩；仁流江汜，义诵葛覃；不妒之德，尤绝人寰。若乃山公好客，林宗乐善，呼酒宵阑，剪灯夜半；一夕数炊，曾无怨汕。即或嵇、阮登堂，主人不见；传命僮仆，执驹留饭；供客烹鸡，秣马剉荐。仓猝主人，咄嗟立办；林下风流，闺中秀彦；侠烈丈夫，岂足称羨；共仰芳型，传为闺范。何期一朝，溘同霜霰。呜呼！姮娥归月，婺女还宫；华屋零落，逝逐飘风。穗帷旧设，石槨新封；丘埋荒草，路没深松；明旌孤引，霎柳双淙；人天永隔，冥漠难通。羊求再至，但见蒿蓬；墓门一酌，悲绪无穹！

公祭西河王粹中先生

呜呼！人有适相值，而情有不能已者，悲从中来，又谁知涕之何自生乎！盖情难堪于死别，而义莫重于友朋。少微夜陨，

斜日西倾，梁木既坏，长笛难听。怅河山之渺渺，夫谁禁其涕零。呜呼！自古及今，人谁无死？行路伤心，独我夫子！窃于立雪之余暇，悉生平之逸轨。生困苦而艰难，质聪明而秀美。其就傅在垂髫之年，而入泮犹弱冠之士。学洛纬而濂经，文蛟腾而凤起。设绛帐于颜山，倡绝学于范水。济济者半出门墙，英英者悉为桃李。真一方之楷模，当代之杞梓也夫！何文人国士，偏逢百罹，少陵每多险阻，仲宣乃有流离。旻天不吊，灵椿萎矣！凶凶再遭，庭萱摧矣！杂英满地，扬风吹矣！爰刃割肠，架衣悲矣！髡髡一身，形影相依。遭逢若此，真所谓有一无两，不可思惟者矣！呜呼！造物虽无言，冥冥应有意，靳之于名教之中，其报之在青云之际乎！而最不堪者，学足三冬，文雄一世，作名士者半生，入棘围者十次（按：围当为闱），文曾中乎副车，名终愴于一第。呜呼！气蒸云梦，日趋北阙而来；雨滴梧桐，竟望南山而逝。何得谓卿弃朕，非为朕弃哉！虽然杖履虽遥，流风不坠；凤毛麟趾，亭亭玉立；已生入梦之花，将奋垂天之翼。章诰之荣，亦足酬矣！悲愤之词，毋乃赘乎！然夫子之设科也灵蠢一致，攀花弟子，固有声闻，落拓门人，亦知孝弟。松场筑室，怀好音而俱伤，著草生坟，缅流风而共泪。某在斯！某在斯！共有絮酒之陈，吾师乎！吾师乎！尚返迴风之辔，尚享！

为十二祭岳母侯夫人

窃闻鲍母之德，爰启少宗；络秀之贤，实发安东。巾幗之下，不少英雄；其或中途永讫，忧患为丛，髻簪素褥，不堕家风。有伉俪而如此，身虽没而生同。翳惟夫人，四德咸备。适司李公，为才人配。以贤能而相欢，冠闺房而无对。玉树纷其成林，母以子而益贵。胡遭门祚之衰，遽洒斑竹之泪！当是时也，五男未成，三女未字；舞影鸾同，抚雉燕似，愁绪纷来，尘情交至。即冰雪作心肝，谁代分其劳勩？况凄凄者鹤哀，且眈眈者虎视。恶梦

惊魂，悲怀伤臆。凭目送而手挥，撼风波而独立。课婢织与奴耕，履常变而不易。即古贤媛，何以加于是哉！割余爱于膝前，承宗祧于仲氏。至德苦衷，不可思议。才力既竭，心血俱倾。垂内则于东海，作懿范于京陵。佇高阳之仙里，闻玉珮之锵鸣。当必臻期颐之上寿，享锡命之奇荣。乃溘先乎朝露，觉所报之犹轻。惟余中男，忝为儿例。妇勤俭而能家，知贻谋之有自。缅想结褵之人，忽下闻笛之涕！设祖帐于殡宫，屈云辇于天际！

代沈静老祭翟夫人文

曰：木必有本，水必有源。不知其母，请视子贤。呜呼夫人！毓瑞伟阀，曰嫔我公。幼娴闺训，无骄无矜。内则东海，母仪京陵。勤俭是图，夜寐夙兴。内外大小，咸式规绳。呜呼噫嘻！谁比其能。呜呼夫人！佐子成名，公门桃李，郁郁葱葱。文宣之妙常隔，义成之号收通。戴山兰渚，梅岑芦峰。抚涛之浙涌涌，流芳誉于无穹。胡旻天之不吊，竟筑长夜之幽宫。白云渺渺而愁予，萱堂寂寂其亡空。眄彼仁人之不寿，乃徒饮恨于凄风。岂人道之难齐，抑亦天命之不同。呜呼！人不能有生而无死，犹天之不能有春而无秋。阴阳消长，终始互周。天实为之，其又何尤。块然之形，虽与寻常而俱化，昭□之德，直并日月而无休。古圣贤莫不皆然兮，亦何必涕泪之横流也哉！但昔也捧檄承欢；今也晦明畴倚，不依稀于音容想中，则恍惚于幽冥影里。再承言笑，有梦已矣！为人子者，曷以堪此。嗟乎！我生不辰，伶仃孤苦。尝于晨夕，屈指细数。亲戚故旧，十不存五。仅有夫人，爰及我母。诂意积讐难赎，皇天不佑。夺我母于曩年，遽舍我而归土。每当北雁晨星，西风夜雨，未尝不怆心于栝椽，洒泣于环堵也！方羨夫人之筹添，叹我母之去急，奈何卧病之未几，遂吉违而凶集。初得之道路之惊传，予归为哽咽而襟湿。嗟我兄弟，屺岵交泣。何善人之在世，天偏夺其算之汲汲耶！迨夫束

芻临丧，瞻仰灵位。回首斑衣，恍如梦寐。观蕙帐之寂飏，接蓼莪之声泪。念天命之靡常，不禁具裂臆而酸鼻。呜呼夫人！悠悠何往，熊丸鲈封，竟属空想，登堂展拜，我心怏怏。酌醴酒而哭奠，徬生平于影响。倘九泉其有知，尚仿佛而来享！

族祭毕芳老

呜呼！我兄弱冠知名，飞黄上第；通笈禁庭，为牛刀之小试。初制锦于汭城，业风行而俗美。期三年而有成，夫何时命屯蹇。妄被恶声，夷然解绶；飘尔归耕，一辙草碧，两袖风清，田园如故，松菊犹青。奈成群之斋马，离芻豆而全倾。居官之贫，亦可徵已。迨后冷暄冬日，饥履藜羹。至插标于市上，就佣保而授经。放老马于旷野，鸣枵腹于长更。或言其窖黄金而不用，而貌为寒俭之情。嗟呼！百岁几何，漏尽钟鸣。谁肯冻馁残躯，而虚博贫贱之称。此事之难信，而人言之不足听也！独是我兄，贫且益坚，老而弥健；读史穹经，寒暑不倦；常作时艺以教儿曹，偶成诗词以贻亲串。一皆出古入今，博洽淹贯。且年来行步益奔，精神倍焕。晤对之欬唾如常，清和之容光未变。窃意天既予以困顿之遭，必将假以期颐之算。我衰祚之式微，赖典刑之仅见。夫何一病不起，天人遂判。悼柱石之忽崩，遂甲科之遽断。举族为之黯然，共哀哀而如线。群敛金而醴酒，为荒郊之一奠！

韩丽宇祭载积先生（注：代韩丽宇祭载积先生）

维名臣之令器，伊青莲之后身。生聪明而颖异，少秀发而绝伦。方其总角而就傅，已知辨难而谘询。年方醮龢，日接严宾；周旋中礼，遂如成人。冰雪急脊令之难，笑谈息梟獍之嗔。释褐山右，晋秩江滨。惟循良之茂绩，难指屈而缕陈。无端罅悞，义不求伸。遂飘然而归去，作彭泽之芳邻。舞彩衣于高堂，见孺慕

之殷殷。散囊中之馀俸，周族党之清贫。或乡邻而有斗，恐见短于陈君。雅好文学之士，门多故旧之亲。一经教子，文阵冠军；鸡林价贵，拔列成均。沐趋庭之严教，行光洁而无尘。又如燕、许手笔，屈、宋文章，茂先博物，荀令留香。有书必为校阅，无物不求精良。兴石隐之故园，起效樊之新堂。虽无辋川之水，绝类午桥之庄。科头树下，斗奕山房，善寻田园之乐，久灰炙热之场。在达人之高致，应一视乎存亡。乃脱然而物化，亦太觉其匆忙。且以我之堂孙、君之东床，初一言而约好，曾人死而不忘。时藐孤之尚幼，既早失乎义方。赖丘山之大德，日提命而匡襄。惟其受晨夕之渐染，始稍知世味之温凉。且夫元配孺人，我所自出，葭莩之情，老而益密；过从流连，辄更晨夕；同时交游，半登仙笈。予亦龙钟，衰残多疾。君杖履之犹轻，胡吉违而凶集。九原无反驾之途，此生无相见之日。云物无情，乾坤变色。幸阶上之芳兰，已森森而竹立。应于公之高门，当蝉联而不息。但眼看埋玉树于土中，胡能不潜焉而啜泣！斗酒隻鸡，用浇夜室。生平此别，可胜于邑。

为王学师祭新城何太翁鲁斋

古云：生寄也，死归也。是长生者乃其变，而辄死者乃其常也。然奉倩死，名士闻之哀以思，则所喜者非徒生，而悲者非徒亡也。夫悲莫悲于哀死，顾耳其名也口叹之，识其面也气歎之，而至闻鲁斋公之讣，其不觉涕涔涔以沾裳也！公以金翅擘东海，不屑与人同生活，识之者惊之，谓必腾霄昂壑，而快千里之腾骧也夫！何抱璞者，其时惺糊眼者，其心聳鸿渐之翼，辄抢地而下之，使人恨赋日五色，而无于陵为之扬也！迨乎一经教成膝下，龙已骧首天衢矣！而素发垂领，志卒不衰。犹矻矻篝灯读，乃孤进之还丹不就，而终赍志于北邙也。悲哉伤乎！忍辱仙人，以不闻不见，处乡党俾争田者，望衡而返，宜仁者之必寿，而何以遽

去华屋、而梦井桑也！然堂前名士，飞者凤、伏者鸾，阶上兰森森以秀行，见其珂里而笏床也。人不能无一日之死，而能有千年之生？文章行谊如公者，生不为日之耀，而没亦为星之芒也！龙鳞既脱，片羽犹存。流传者在天壤，即不至耆老犹为长也。人心何厌情，亦何极论，海内所属望，即老彭观化时，亦有为为之哀伤者也。茫茫有定数，适存存之，适去去之，亦复何憾于彼苍也哉！

挽李野臣

花骢燕市月立朝独挺风规胡然而九原不作渺如万里河山但有
北阙遗书留存生气

白恰午桥庄终岁频同鸡黍到于今二仲重来依旧一庭竹树谁将
西堂画烛移炤佳城

挽丘白石

子贤久著锡封未报仁人虽然破屋穿云佇见九原来凤诰
弟贵先亡舞彩半凭伯氏那堪高堂垂雪眼看双櫓葬榛丘
言朴行方意将食报无穹何期懿躅云亡徒有万口芳碑留存栾社
子贤身老便使同穴何憾所恨斑衣正舞遂将一堆荒土葬傍陶家

挽韩丽老

弱冠时朱绶腰垂斗胆般水星福彭衙望同威凤祥麟竟于锦繡场
中华屋忽开灵炤户

斜景来红麈梦灭金布祗园宝装贝叶戒得长天秋月遥忆琉璃界
内莲花应现宰官身

又代毕韦仲挽韩丽老

两世交游入舍频亲杖履忆山斗群瞻粉榆社咸仰琼枝何堪草没
麒麟门三过后分悲喜

百年福业捐金日洒慈悲意精魂不灭兜率天重闻狮吼所惜簪抛
玳瑁黍一炊时变古今

挽西河王粹中先生

想学冠三齐六十载落拓青衫可怜文德芳型徒有心传遗白社
羨庭生一桂三五年峥嵘金马始信诗书美报应来锡命到黄垆

挽毕仲友太翁

忆当年五云作字八宝装经诚笃处亦见风流中丞堂构如新惜见
黄肠崑涧谷

念生平一介无私万钟不苟齿类间具含温德内阁尊章依旧犹留
玉树满庭阶

挽沈文澜

忆生平交游落落清业守杨子农桑日看横亘白云深望牙筹添海
屋

念畴昔须鬓髻髻寒毡从濂溪灯火于今飘零秋蒂徒留臯比在胶
西

挽毕太公孟议

念风波嶮巇独能砥柱中流何图桂折兰摧了终丧灵椿直欲效挽
郎曼声再歌黄鸟

忆月旦褒扬不惜鼓吹后进谁期笔阵文坛下
湏滋宿莽便当拟楚臣哀些一问青天

挽李柱明

英誉满乾坤可惜聚口成碑零落华堂悲一旦
德徽貽嗣续佇者鸣珂作里延绵福报在千秋

挽高受老

珂里遗佳谋虽修文召已降玉楼尚有兰芽散馥
槐堂开令绪惜骑鲸人溢先薤露未睹驹齿昂霄

公引父丧

栉风沐雨青洪君略遂本怀遽散采云辞馆舍
种漆储材金莲花未酬夙志应留馥福荫儿孙

挽王印老

旷达士瓢衲飘零荷钟拚似伯伦直将谓黄土徧人寰枯骸何湏归
里社

怨慕人梦魂飞越抱足徒怀吕向幸于今青松依马鬣高墳犹得傍
儿孙

醮棚吊挂

极乐西天莲朵上现出真身思食得食思衣得衣无论湿生化生胎
卵生之生不穹花雨飞时齐解脱

慈悲大士竹林中显出妙象遇苦救苦遇难救难尽教水狱火狱刀
剑狱之狱可怕柳枝洒处尽平夷

挽信老

想为人胸襟夹迈微光尚在人间看德裔繁昌佇向汾阳里中遥闻
珂珮

每聚首议论横生警效犹存耳际叹华屋零落空于黄公垆外永悼
河山

挽西河王

忆文章宗匠名冠青齐六十年落拓褴衫而今破屋穿云徒有风流
遗白社

看诗礼门庭祥生丹桂三两载扶遥天路始信高门容马知傅锡命
到黄垆

挽 联

脱屣去尘寰可惜朝存华屋暮寂山丘风散雨零七尺墳埋青草路
遗芳留世上徒教望墓沾巾指碑堕泪天荒地老千秋人吊白云乡

华屋空存徒向佳城同白首
松阿不曙犹留生气满青山

红烛暗灵帋玉折萍漂寂莫画堂烟雨
漆灯辉夜室蓬科马鬣凄凉野墓松榛

当年盛德诵祝常满乡邻华屋变高丘可怜樾荫巢鸟下

昨日华堂俯仰已成今古白云穿破屋空见天涯弔鹤来

仁人虽寿考谁能满百箇春秋但思去世风徽闻笛犹堪伤肺腑
硕德尽期颐亦不过数十寒暑祇是貽谋忠厚流光尚足福儿孙

蟹筐蚕绩悉存桓孟高风白云舍下惠慈人才才回首薤露
竹笥练裙无减郝钟雅范东海闺中诗礼教一弹指遽变岁

宝瑟絃声阕何人窥客更穿窗断肠素奈花悽绝锦堂冷月
玉台镜影空无复画眉馀落粉满地红心草埋残罗袜遗钩

风雨覆瑶台胭粉残脂明镜犹存窥影地
榛坵埋玉骨夕阳芳草小坟空立断肠碑

几杖空存看今日铃唱紼返蒿目可怜馀涕泪
音容何在忆当年襄夫教子母仪犹足范闺门

漆火炤佳城六尺高坟埋玉树
槐堂貽令绪万年长组映金貂

